



路史前紀第五卷

路史前紀第五卷

宋廬陵羅泌纂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因提紀下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

見姓譜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

乎心知

人間世云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

各史

前紀卷五

况其散者成玄英云徇使也能令根覈內通不緣於
物境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則外遣於形內忘於知
鬼神冥附而舍止矣凡遠者三皇以前無天下之人
文字之君言伏羲几遠行之以終其身也
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鶉居鷇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
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橐舁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
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亦見亢倉子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爲然爲治者多幸有
爲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爲貴夫以一體誼之藥石
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
之謂平及夫負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
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

效彼几遠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
儷焉

狶韋氏

昔莊周訂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
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狶韋氏得之以挈天
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
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
者也仲尼曰狶韋氏之圃黃帝氏之圃有虞氏之
宮湯武之室曰圃曰圃曰宮曰室謫世薄也是則
黃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卽商之豕韋夫所謂挈

天地者豈區區伯据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問於太史大弼栢常襄若豨韋矣豈亦商之豕韋哉集韻豨韋音絺李軌說太史官名音治今丹壺書繼諸几遽氏之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而廢一哉發揮有同名氏辨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无妍物之心而物亦无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韓子云上古

巢山

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有作構木為巢以之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人食果蔬蠶鱧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其為民也登巢椽蠡東征賦云登巢而椽蠡注謂上古無宮室不知教化之時也曹植遷都燧覽乾元之兆域本人物乎上世椽蠡而食疏披毛皮以自蔽蠡與羸同武戈切芻力兮切椽琢也惰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餽者飲其血啜其臙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橡栗以為食草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禮存三古玄酒以祭薦其血毛之類是上古之禮醴醖以獻薦其燔炙之類是上古之禮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則純乎後世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剥林木而戰者矣呂春秋儀禮正義謂有巢氏時勝者以長長猶不足涖之則就其无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

各史

前紀卷五

三

為政

高氏小史謂刻木結繩以記事為遂人時非

木皮未委于復塞其羽

革紩衣孳衾着兜胃以賁體

見呂覽周公告成王云古人冒而旬領謂三皇

時以冒覆頭旬領遶頸至黃帝作冕其制遂明故儀禮正義云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象上古也三皇前君以冒覆頭旬領遶項至黃帝始制軒冕 民之葬者猶未詳焉過者顙泚

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

无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故

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

晏子云古者紩衣孳領而王天下其義好

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歸其義有處層巢窟穴而王天下其仁愛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之人不朝其 治三百餘載

外紀云百餘年或云百 二千 年 妄 栖於石叟之顏

通甲開山記云石樓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注城陽縣

東北有婁鄉是然於琅琊遠矣而又汝之梁縣有石樓山按今隰州有石樓縣本日土京隋文改曰石叟東南六十有石樓山此宜是 天寶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

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

復輕清之必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

世之日偽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

者必有爭爭則鬪鬪而不勝必至於剥林木林木

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

已自剥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

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

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爲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爲不可曰爲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爲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弃於劉聰梁諱戰而錄亡於侯景一夫作

難萬衆潰弊天下無兵汔未見無禍者是可去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焉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爲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爲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文昌之儔不生事於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俞扁不惟葠苓之養性也而劫痼攻積巴菽殂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

漸於民其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定然
 一罅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
 閱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修明於閑暇
 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
 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
 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劫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
 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成安君
 號儒者稱義兵者無事詐謀奇計卒為韓信斬之
 泝水之上是以聖王以戰去戰非好兵也不得已
 而後動不敢為主而為客非去兵也漢祖平城之

困唐宗安市之屈失於黷也陸機河橋之敗房瑄
 陳濤之奔失於易也惟非兵之咎也必也主以仁
 義擾以信禮不得已然後用如舜文之當然范蠡
 之審諦馬服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本不生事如
 是可矣又何必去之然後為仁義歟若蚩尤之斬
 又秦趙之阬夷曾不足為齊晉道又烏足以言兵
 邪彼光武之欲三十年不言蓋有為而發也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无四時昏晝

之辨空同之北北極鍾火之山地數百里無日月之光猶蜀之陋天常雨少出日者王子年云去都

各史

前紀卷五

六

萬里有申彌國近燧明之國地與西王母接以故燕昭王游於西王母燧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西王母國名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

鳥啄其枝則燐然火出聖人感之

廣土自有不見日月之處予嘗論深

山四時早晚與平原之不同非若佛書所謂夜摩天之類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

聖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

有鳥類鸚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

義氏之前蓋火山國也山海經言火山之國雖經霖

雨其火常然即今武周連渾府之遙火山也故代割

雄勇為火山軍亦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

別五木以改火詳發上古之人茹毛而啣血食果蓏

燦鱗臄腐餽漫內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

灼以炳以熟臊胜以燔黍捭豚然後人无腥脂之疾

祭禮作其祝號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肴所以存法

太古腥俎謂豚解俎之禮記正義云先燒其石令赤

以黍與豚加於上而灼之或疑人民益夥羽皮之茹

神農始藝五穀神農廣其事爾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

遂人氏或曰燧人以鑽燧故古史攷云鑄金為刃民

氏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有腹疾遂天之意故

曰遂人典略云燧人鑽木取火免腥臊變熟食人事

也白虎通義云取火教民熟食制養禮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順而不一於是窮火

之用而為之政春季以出樵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

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為之紀謂木器液於是

中論夫心見於辰則火大壯故季春禁火有辨見發揮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

人以漁子尸雜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天皇輔有三名命明

故皇帝象天文以制官賈公彥謂伏羲之前雖有三名未必其立官位至黃帝時名位乃具爾

繇政乎陞級朱均云辨等畢旒辨乎方色分正方俗論語摘輔

象云必有受稅俗注云受稅賦及徭役所宜必畢古通用史通莫不必聘

都鄙之事摘輔象注云受古諸侯之隕蔀錄乎延嬉

事按孟諸志作明都知裏為有據云延長嬉福也蓋謂祭祀崔沔議云祭祀之典肇於上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血

毛之薦未有麴蘖汚尊杯飲則有玄酒四后職而天

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也蔀一作丘

道平人事理摘輔象云遂人出天四佐出洛龍圖逞

瑞龜字効靈見書於是占建而四方王希明太一金鏡云燧人氏占

斗極而定方名東西南北是也握幾矩表計實圖矩也易通卦驗云其刻曰蒼牙通靈孔

演命明道經注云矩燧皇謂人指天以布躔而齊七

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政康成云矩法也言燧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本天以施政教作其圖謂之計實

石而謂之余刻言蒼精渠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

七政詳慮記注禮斗威儀以為五音二少主君臣父

子夫婦政少宮主文少商主武法斗始注物虫鳥獸

而為七政七政之禮立迹所興也之名春秋命曆叙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虫鳥獸夫物

則必承之以至草木亦莫不然蓋聖人有以與物合

一黃帝正名百物夏禹主名山川此道後世不復有能知者非無其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貲管子云齊桓公問於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故通典云自燧人逮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是

則制貨以權輕重生民
以來燧人以通貨矣
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

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

子二十而歸一云女二十五王充以為法制張設未必奉行陋也逸禮本命篇云太古男五

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

本乎此書太傅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克盛任為人母合為

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故三終陰偶而促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以息其民

為之進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

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禮記疏云尊卑之禮起於遂皇氏云禮有三起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皇帝通歷通典等皆謂燧皇始有夫婦之道蓋始著其禮爾孔演明通經注云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是燧人已著姓名

治律嵩高之石室

以著記古史攷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號曰遂人伏氏書以燧皇與義農

為三皇云遂人以火紀火為陽尊故託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義皇于人神農以地紀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應氏之說亦然故康成六藝論以遂皇為人皇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故穎達謂禮自人皇遂人梁主書起自軒轅而同以遂人為皇其叙五帝則自黃帝至堯而止舜弗預焉謂舜非三王亦非五帝特與三王通為四代斯亦妄矣

百有三十載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乃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注言遂皇

在九頭之前非也貞源賦云燧人子孫相承三萬一千年至伏羲而世紀燧人氏沒包羲代之古史攷燧

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與六藝論不同穎達疑是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俱妄

贊粵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滲代違其羽皮以炮以

燔與人遂性占建握幾方屢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壽禮繇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已而不得則惑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舍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

女必致其詳紆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巳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之數妃也自己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於申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

男子陽火元氣起戊子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此火生木也女子陰水元氣起庚子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為金生水也

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用
 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
 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
 每至於夭折韓稚有言鑽火變胜之下父老而慈
 子壽而孝義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於禮亂
 於樂囂薄澆偽淳風磁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淺婚
 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孔子
 以為禮之極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為而
 不足語邪彼受弑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荼之
 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
 所以發為政之問而夫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
 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
 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王湯武宜也而公孫
 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
 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售之帝道贗邪握鉅而兼
 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
 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
庸以兵城從戌右羣玉

之山平阿无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

府也穆天子傳阿城阿隘阨也四徹猶四境一作徹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故

號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杜甫云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葦結繩而已百

姓至死不相往來或作容成蓋以方是時人結繩而

用之子夏易傳云上古官職未設人自為治記其事將其命而已故可以結繩為九家易云古無文字

少隨物眾寡執其相攷鄭云事大大其結事小小其

結亦意逆之說余今吐番犬羊其民僮蒙莫知西東

同猶以刻木結事可知繩也

摩蜃蓐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粮隴首虎豹

可尾虺虺可蹶而人无有相媚之心淮南本經寔有季子

其性喜淫晝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季子儀馬而

產子身人也而尾蹠馬是為三身之國市特貿易眾聚之處張華

所記本出括地圖季子乃其名爾子思子言東戶季子是也說苑云翟馬生牛牛生馬封茶曰是雜牧也按秦本紀孝公二年翟馬生人唐乾符二年河北中和元年長安亦嘗有此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

觀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母羣怪大翟

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蜈蛆而況又有大者乎

無物不有而後為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

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

是以太公有云天之為遠矣地之為厚矣人生其

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

有是乃溟滓鴻濛世以為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
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為常奚物
而為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
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未常識
遇之皆可為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無
知且以孔丘為桔於淑詭眩怪者而況於凡乎凡
人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
言之爾有挾怪而問者皆不之告慮其惑也讀如吾語汝之語申生之託狐
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謀七日而蘇荀偃視不
受含晉樞牛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

海之下兩頭四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
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蹠三瞳四舌四耳三
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髓貫匈離耳無腸
蜚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厭火流鬼野义落刹充
物其間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
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
鬼豈得謂之無邪落刹羅刹也國在婆利東與林邑為市說見餘論聖人
慮天下之狃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蹟事物之
變推至道開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域
載鬼之類尚筆于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

天下之蹟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僭
僭乃復邈邈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
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天下之異而
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
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
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覩流屢而太
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爲常
而衆人以爲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
與茲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路史第五卷終

路史第六卷

宋廬陵羅泌纂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禪通紀第九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

倉頡廟碑作蒼非是按蒼氏出於蒼舒倉氏出于倉頡論衡倉頡字盡作倉春

秋時有倉葛字不從草

名頡姓侯岡

見地記

龍顏

春秋命曆序

侈哆

見內

簡四目靈光

倉頡廟碑云蒼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其銘曰穆穆聖蒼熹

平六年立按春秋演孔圖及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云倉頡四目是謂並明顯帝戴于是謂崇仁帝佶

戴于是謂清明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日重童是謂
 無景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翌文王
 四乳是謂含良武王斷齒是謂剛強不及人臣也故
 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
 是為而世紀乃言黃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
 字記其言動策而藏之名曰書契妄也有辨見發揮
上天作令為百王憲
 昔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
 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二字而不
 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者
 詳攷二句乃寇謙所纂
 黑帝安和國主禁文也
實有睿德生而能書
 隨巢子
 產而能書亦見
及受河圖綠字
 河圖玉版云倉頡為
 淮南修務訓
 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
 青文以授帝謂蒼頡陽虛山在上洛
於是窮天地
 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
 而翊文字形位成文聲具以相生為字
 字孳也言滋
 毓蕃多也與

孳孳同故乳牛
 羊曰字牛字羊
 以正君臣之分
 朝廷
 以嚴父子之儀

閨門
 之內
 以肅尊卑之序
 鄰里
 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

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地之

蘊盡矣
 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
 其體也魏略言邛郫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倉頡至周宣皆倉頡之體也宣王紀其史籀始作大
 篆十五篇號曰篆籀與倉頡二體所謂古文因而用

之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
 至三代不變改故孔穎達云倉頡至今字體雖變而

六體之本古今不易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
 讀宣帝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

子杜林始為作訓子雲因作訓纂此書斷所以謂呂
 氏書言倉頡造大篆為非謂若倉造大篆則置古文

於何地古文為本篆籀其子孫矣孝經援神契云奎
 主文章倉頡作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

而為義則文者祖父字
 者子孫滋蔓而相生爾
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

藏論衡云河出圖洛出書聖帝之瑞倉頡作文字業
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鬼哭
之怪哉圖書文章與作書何異使天地鬼神惡人作
書則圖書出乃無此怪或倉頡作書適與之會爾蓋
一說也

而升封于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日昌矣

河圖

真紀鈎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典崇功
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
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禮也一姓惟一行
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目之以告太平為
可惡爾按白虎通義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
何報告之義也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
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言封禪者莫此為近豈
謂太平不敢歸已推德于天哉云推德于天乃所以
為有已皆腐儒之見也夫以唐虞之盛猶曰四海困
窮今乃自述太平不遜於天地其享之乎勒石紀號
者特帝王之顯名爾亦非勒功德以示來世知此則
知封禪亦無多事也史皇始備文字故首封禪紀文

字此皆可得而知者世儒亂百有一十載見渾天記
謂可廢者特不詳其本哉

仁山境舊有脞祠有倉頡像羅烈宰邑治學先公都
侯徙其像于學四日龍袞古扁猶為倉王誤矣

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浚儀縣即春秋之陽武高
城及列仙之吹臺地記開封縣東北二十有倉垣城

及廟墓輿地志云城臨汴西北有倉頡墳城別仙臺
郡國志云倉頡師曠城倉頡與師子野所造繆也時

宜無城或後世緣其所都名之邪然按姓纂倉頡氏
馮翊人則其後世終葬衙之利鄉亭南書人裡之

氏倉頡者為之爾

云墳高六尺學書者皆往長安西南二里宮張村有三
域志鳳翔有倉頡廟今長安西南二里宮張村有三

會寺者記為倉頡造書之堂斯亦未然豈亦馮翊者
為之歟或書生習書之所也論衡云學書者諱丙日

云倉頡以丙日死按古五行書倉頡丙寅死辛未葬
蓋五日始葬或疑其時未有甲乙然世皆言大撓作

甲子而伏羲已有甲曆後有倉氏史氏侯氏岡氏
出于上古特未可執

夷門氏倉頡氏姓纂有倉頡氏姓書更有頡氏豈後世之姓孔名丘者邪今故不取倉史

夷門見姓苑等按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逾商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秦齊

卿士為斯其胄也然自春秋而下諸國皆有侯氏故姓纂以為晉後而侯成碑謂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

宣多以功佐國因為氏然祀之後與魏侯氏亦並為侯氏云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昇聖人也而其

未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

所用墳典鼎彝之外施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

政典然後文字亾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

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窳牢

茹苦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羨霄塊間矣奇它之

目如秋荼而民亾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

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於讀易

上姦誦詩拍冢亾所不至人皆郵之而不知所郵

者彼市祆夜哭謂鬼亾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上清三天列紀云上清真人姓栢名芝乃中皇前人是知栢乃姓也

莊子六韜人物表亦皆從木傳或作伯字云借用栢斯失據矣是為皇栢三墳書云伏羲上相

共工下相皇栢妄也其失源於班固應劭敘于伏羲之後故爾後世以為襲伏羲之號或云其佐皆失之

莊周所記封禪之帝叙次可以見矣出搏日之陽駕六龍春秋命曆叙

搏桑日之陽駕六龍以木紀德命曆叙為而不有應而

不求

于寶晉武革命論云栢皇栗陸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栢

皇栗陸之時

立于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

方志華夷圖謂之伏

義山輿地廣記皇栢山在開封陳留縣

其後為栢

今蔡州西平古栢國春秋時栢子之封

有栢氏

風俗通云栢皇氏後

栢常為黃帝地官栢亮又為顓畜

師栢昭為帝學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臯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臯辭為諸侯而耕

一作子高通變經老

子言自開闢以來千二百變後世得道栢成子臯是矣

逮周之世有栢罔為太

僕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

姓書又有白侯氏按漢尚書郎白侯

雋吳張昭師白侯子安云栢侯之轉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

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

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

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為之次同符合證各

象其類興亾之錄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

眷命必先幾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

以為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蟻黃帝

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

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

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

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

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
 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
 相召箕麗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
 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
 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
 與夫搖光貫月而颺顓湯若有同於券鑰者殆叵
 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還感赤龍叔達繼水
 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
 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弃既本跡瑞僕先湯脩
 嗣羸俱膺玄鳥之祥孰難見哉

弃后稷周木德之祖僕司徒商水德

之祖女脩羸 啜啜草蟲趨趨阜螽龜鳴泮隰鼈應

淵中馬蹇截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毒冒喻裙振
 臨門彩味茂嬪在軍臯鼓噎嬰媿號母乳油匏血
 動痼疾發蠶餌絲而商絃絕綠類而升固有下期
 然而然者狼狽齒雀誰矢中彙彙使虎伸虵令豹
 止搏勞施地守宮弭蠱唐郎捕蟬卽且其帶故曰
 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闇乎其
 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
 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

張說論唐數禹以金德而得生數湯以水德武

以木德而獲成數伯翳之命中天而堯裔以火德承之是以傳世數再三百李唐以土為紀有統亦

當千 年 緯以八元三百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

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

歲為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衰以武興者六

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 劉氏唐書云王勃精於推步作大唐千歲

曆言唐德靈長合承周漢運曆不應近承周隨短祚大旨謂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

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乃天地之常

期符曆之大數自黃帝至漢皆五運之真主五行既匝土運復歸乎唐因魏晉至周隨成非正統五

行之沴氣也是亦張說等之佞爾 而正統之論煩結至於相承失

次共工羸秦俱不得遁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

使應運之王當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

作者之猷不如太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

或云即中黃古有中黃子道家有中皇經叙釋云中黃真人者

九天之尊始自人間登於聖路即胎藏論也中黃子之言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

有五章人有五常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焉上焉者五其次亦五中焉者五其次亦五而下焉者又五

上之於下人半焉聖人所以駭天下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綏聖世聖人未嘗觀焉蓋道之不相謀者

也亦見文子而靈樞言伯高對黃帝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人亦應之故有五五二十五人之政

蓋本于此國朝編類地理有中黃子隱伏上清列紀云中黃之書白帝藏之瑤臺非有秘籙者不得當

是時人結繩而用之

莊子云昔庸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皇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

之周所叙乃 居皇人山之西是為敖鄙山

地記謂之三皇山圖

經同在孟一曰中央氏見六韜等傳記以謂虞氏之
 之河陰縣樂有五央掌其中央者以中
 央為氏妄矣按虞樂乃五英即帝侂之五英言五行
 之英華也故姓書有中英氏與中央氏別此蓋又繆
 以央為英爾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
 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簞之饘鞠人之養也
 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况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
 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緣岱而對
 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
 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
 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

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國度戒誣瀆哉繼
 世守成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距
 齊君諸儒為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
 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
 中間妄引昌輝假稱莫蕙隲肅然除蒿里以誣瀆
 乎清寧者武接于中馘矣孽臣豔后穢挺嵩岱先
 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
 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
 爾邪創業之辟苟當乎世講禮拔費行其所謂一
 代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為矣君欲行之則盍反

其本乎惟母致羊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重
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魯輝五鳳異色見遁

甲開山圖六帖韻海作五風誤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

黃帝濟于大庭之館茲其所六庫在魯城中曲阜之高處今在仙源縣內

東隅高二丈治九十載以火為紀號曰炎帝後世以其火德故以之為

神農因復謂神農都魯妄也外紀知不可合乃以神農為大庭而謂與包羲後大庭氏異而為一大庭蓋

繆後有大氏大庭氏見姓纂風俗通英賢傳云古天子大填為黃帝

師大山稽為黃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唐勃海姓大

山稽世音為泰誤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為窄聖人在上情款通乎

人德惠加乎物則欣欣焉為之不可致之祥下甘

露出醴泉三辰魯輝五星循軌歉歉然為聖人延

禧而未卜及有失道則先出災患以憲示之不知

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變乃弗復告而

譴極以隨之是何數數然邪昔者泰皇倉帝大庭

無懷之時清明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

天不愛道地藏發泄而人化神伏戲神農之世其

民侗儂瞑瞑躡躡不知所以然是以末年黃帝唐

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一僭于上而羣有忮心者旋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起盲禿狂偃萬怪偕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中材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已未有善而詹詹惟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是以稱善未幾而昭士已悖于域門之外故儒老先薄言其事乃至詆符瑞爲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天人

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變卽吾心之妙用而饑食渴飲利用出入卽天地之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雉鼎之雉退風之鷁果何與於丘哉而亭食星隕霖震木冰山崩地震蜚蜾麋蟻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是誠何意邪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輝靡不萌於念慮之初天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可而遮乎君高其臺天火爲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出孽嬖專政穀果不實臚致蝥臭引蝶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

出史 前紀卷六
至於災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
電川濤冢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
夢不勝正行國有祆祥不勝善政是故諱變異而
怵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亾漢之武
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
已矣然在當時旱暵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爲偶
然而景光嘉祥芝鴈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
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
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之爲
欺邪惡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
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涖域也見天之不見祆地之
不出孽則禱于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志不穀
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
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
焉行之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爲栗睦

古以陸爲睦漢郭仲奇碑云風崇和陸

敖昏勤民愎

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
醜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亾

鄧析子

後有

栗氏睦氏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予以爲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爲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爲討爲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穀梁云治之死不以罪公羊云稱國者君殺之辭得之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會聘蒞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自大夫以上始書于策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猶立君致夫人而必書明不當立不當致也葵丘之會齊小白爲載書而盟諸侯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書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偕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欒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也皆奔而復入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

各史
前紀卷之六

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偕繇

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孔父仇牧苟息蓋遭篡逆力有所不能制而與

君生死者以君而及之所以榮也杜預謂貶者妄矣君豈得而字臣哉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固未有書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為

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

者洩冶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

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

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予以

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

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寵不去亂

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

于君謀一已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亾者之言也聖

人豈有異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

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

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

諫而死而夫子俱謂之仁時丁衰委之代垂老作

書以示勸沮若冶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

且罪之惡在其為孔子也且冶在陳何寵之足懷

哉史記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曰君有過不以死爭百姓何辜乃直言而死冶之忠縱未比

于干固不在宋子哀魯叔盼後干何貶且大夫生
死皆名禮也是故死雖無罪亦必名所以正君臣
之分而非不在此也今徒以名爲罪是所書之大
夫無非罪矣曹宋之大夫特不足登春秋爾顧以
爲非罪邪晉一日殺三卿而皆名不皆罪也

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左
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
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
謀死則以爲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
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仗節死義
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
立仗馬不鳴鴈然後爲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
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

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
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大臣而量輕
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
區區自處哉陽處父晉太傅也既諫以死而左氏且以爲侵官固可知也故非

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固
下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

爲良史通鑑論東漢黨錮似此俱未善

贊 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
之圖仰觀俯察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
君臣閭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別生升中于岱文治

路史
首紀卷六
以興布祆奚怪

禪通紀一

路史第六卷終

路史第七卷

宋廬陵羅泌纂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禪通紀第二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釐連氏一曰釐蓄氏釐本又作驪昆連者昏

晦之謂也昆釐皆有昏意連蓄皆有積意後有釐氏厘氏驪氏于志寧云

追連胥之絕軌謂昆連氏赫胥氏也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

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亾之矣有或雜

出傳記如焱氏

莊子有焱氏之頌孔子窮於陳蔡晨起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

其數也

泰氏著於莊子

蒲衣云有虞氏不及泰氏司馬彪云上古之帝王無名之

君李以為大庭氏注謂伏羲皆非

成雉氏

龐子問曰太上聖成雉氏之道一揆用之萬八

千歲有天下兵強而世不奪與天地存又鶡冠子曰成睢得一故物而制焉劉外紀作成鳩繆矣

素皇氏內崑氏之著於鶡冠子

近者視其善遠者慕其德是以其教

不厭其用不蔽故能疇闔四海以為一家夷貉萬國以時朝服此素皇內崑氏之法成睢之所防以

起等世不可奪者

雖間存一二而政迹無滅沕穆難稽然

又懼沒厥號困復著之庶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

知信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

山海經空桑之北有軒轅山然空桑乃魯地

紹物

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

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

或云居軒

轅之丘而以為名非也蓋軒轅所述後人因以名丘非因丘而為號且其丘在昆崙之下世以為黃帝之所避風雨者

權畸羨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伐山取銅

以為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

軒轅金長寸七分重十二

銖文作

至乃軒轅貨一金字也王存義云古文軒轅字合為一按古卦禪文與此正同貨字古皆作

化故蔡氏化清經云貨者化也變化友易之物是也有幣論見發揮

各史

前紀卷七

二

賈 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
愛珍乃權畸羨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
以遷皇上繇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
乃皆以爲卽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

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
次之又後乃有伏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

六韜 栢皇 氏稟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
古之王者也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
舜誅而不怒 別亦爲二矣 訊諸幣欸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
董氏有 必兩種 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 莊子 所載

二古封禪之王王存又 云軒轅字古封禪文也 則軒轅自爲古帝信矣後

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爲赫胥 胥蘇也傳謂赫然之德爲人胥附
而號之又以爲卽炎帝矣矣

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
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

渴則求飲饑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三入一

恂恍如遺 子華子天之精氣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
在人呼出也吸入也一之謂尊二之謂耦

三之謂化精氣以三成定義軒轅所柄以計也赫胥
大庭恂恍如有所遺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
連山以之呈形歸藏以 之御氣大易以之立數 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卽

以胥而自况胥史之義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潜山即天柱第十四

洞天也仙傳拾遺云薛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於衡阜虞帝登仙於蒼吾赫胥曜迹於潜山黃帝飛

輪於鼎湖此也葬朝陽寰宇記赫胥氏在臨濟東故朝陽城內一里今章丘後有赫氏

赫胥氏見風俗通山有扶蘇草木疏作扶胥越絕書言姑胥之臺董鑑吳地記言姑胥之山即姑

蘇也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

所欲者也是故求為樂者失其樂求為富者喪其

富求存者先得其亾求榮者必至於辱求以為大

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

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

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

矣幾生於所無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

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

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

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仙也於是

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仙

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

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為也而其所謂

仙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為致人之所能

致未足為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

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於欲壽而求
仙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
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蜚昇法也羲以
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顛顛
頊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
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
是之燕而南轅兩駢愈疾自謂卽至而不知其日
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隋文曰帝王脩道速於人
臣一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脩而
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
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仙自致矣若爲庶人之事
臣所未悉二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因
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
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爲不在
是赫胥氏之所爲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愎惑
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斂爲天下笑鄉使穆
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沒於羝宮明皇稽至德之
禮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狼狽自悔易危爲
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於帝
也固以謂仙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

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仙人猶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為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為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曜迹不為難也赫胥氏之果仙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悲夫求仙者之喪其欲也故俯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儼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

為號

說文葛蓋也與鷓皆音蓋而集韻蓋覆也居曷切蓋曷蓋古通用故曷旦作蓋旦渴碣本從蓋

場碣一從蓋韃嗒嗒嗒一皆從葛世不知爾

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

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拊投足

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

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曰敬天

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臨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氏之歌張揖云三皇時君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捉足以歌八曲一曰云云八曰總禽獸之極韋昭云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春秋李善以遂物為育草木奮穀為奮五穀達為徹闕為曲塊柎瓦缶武臬從之是謂廣樂於

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

幣文有葛李洎云古葛字董氏譜云葛天氏之幣字雖質而與今隸無異但今曷從曰句曰辭句聲無義而此特從土從曰曰乃古之合字即為聲也曷與場同所謂田場田場土事古文曷多作猶此

有葛氏

見風俗通然少昊後自有葛

權氏

贊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蓋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閔興謠莫知帝力

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為之節文爾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

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洿巖以為行疇怨以為賢託音乎聚僂之傍而羅噴乎父師之側曰吾為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子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歎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揚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以仕為通者溺而不止以隱為高者往而不返然

而特雜是章於間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為君人者而下以為事君者發也為君難為臣固不易君臣之間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而

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哉施者殺而肆之也內則施羊亦如之氏麋

施鹿施麋皆如牛羊左施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人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云萇弘施史拖陳餘蓋同

也開元五經文字作云弛廢亦非二世之殘骨

肉六朝之戕宗室此可任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

復很信任小人矣剥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諫輔

而任尹諧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傅任裴齡而絀陸

贄此可任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徬徨於其域有仲叔圍祝駝王孫賈等

知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

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

皆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弃則君非有大故

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

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蓀有可得而

議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反哉而世又有

無故宅頽稱慕巢許以蘄達者中南少室皆為捷

徑大有佳趣豈特岑岑之中南邪巢許之事予無

信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

夷俟之態固嘗見於原壤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
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
之徒復何爲邪譏山甫姍文王譏髀無任而笑天
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
是也而况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爲夷南北
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
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溷濶之竟而禮者
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
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佚者也苟嚴矣何
慢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其踈裸程託言
爲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佃
役莫不以爲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
旣已死矣在所可弃矣而猶苞以白茅何邪死惡
其洿於地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
用白茅无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
有此其禮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
罪於聖人也

禪通紀二

路史前紀卷七終

路史第八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禪通紀三

尊盧氏

尊盧氏

董氏錢書有尊盧氏幣其文作臯以夏商幣攷之知為尊盧幣也

是為宗盧

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為尊盟穀梁以伯宗為伯尊

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

物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

遂人而降帝世者皆立貨幣以通有無史皇而下君

人者咸興封禪以昭受命今惟著代有其迹者尊盧之幣蓋以代別或疑此為黃帝幣者蓋以葛盧之山

發而出金黃帝取以制幣以通百貨也然幣舉一字而合為山名不應如此之異無所甚親

無所甚踈抱德揚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

餘載位強臺之陽葬浮肺山之陰即今藍田山其西尊盧氏冢存焉亦

見後魏風土記及長安志等山一名覆車郭緣之云如覆車次有女媧谷一名玉山寰宇記女媧氏陵亦

在此知茲地後有尊氏尊盧氏見纂要文世紀尊盧後為混沌

吳英有巢未襄世本以尊盧在伏羲後應劭風俗通則因班表之序乃謂為太昊之世侯者姓纂等從之

非也班氏蓋失其世而妄著之于後爾

自余季甫志學遙通三經且待且業未嘗終食三

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士适異書訊旅人求金

石之遺豫是有益雖奴客必師不知祈寒溽暑之

為毒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

馮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盧之塚於衡山得

祝融之崩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肺山得華胥之

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茶水得炎帝之陵於蛾

眉得黃帝之款於雒得帝鴻之塚於雲陽得少昊

之瑜於成陽得慶都之劓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

陳倉得娥盲之疎於商於得女英之壟於杼山得

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

崔駟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亳

城北郭東三里高七尺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

無邪按伏鞞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
 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
 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
 城宜其為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亳之湯冢已氏
 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
 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災行湯
 冢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
 之都亳與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
 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
 穆相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為秦所滅乃西戎
 之君葬於徵者而非成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
 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圯矣銘言二千年困於
 恩其明器悉為河東張恩燬之于河是知成湯之
 窆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為不苟矣
 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猶歷歷可
 知如此而成湯之滅不壽獨何歟良可歎也

祝誦氏

祝誦氏

庸誦古通用一作頌故禮庸鍾容磬及漢書為容音作頌有以也

一曰祝龠

見金樓子等

是為祝融氏

祝斷也化而裁之之謂陸佃解月令說云木發而榮之金辱而

收之火祝而融之水玄而冥之蓋融而熟之火也白虎通云祝屬也融續也能屬續三王之道行之也

未有嗜欲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道書以為

見餘論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

洽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於是聽

化之未賞民民勸之皆古之善為政者也

弇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

而蘇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蘇平而壽令長移風

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為之節文也古非帝王不作樂孝經五行鈞

命決云伏羲氏有立基神農氏有下謀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見白虎通義及諸樂緯其義通也

以火施化號赤帝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方之界

融亦號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祝

亦帝也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謂祝融氏號也祝融職

融回為祝融皆職都于會故鄭為祝融之墟會即鄭也其地

溱水在鄭祝融之墟至周重黎之後處之為鄭國春

秋有鄭城其池在溱洧間今新鄭東北三十里有古

鄭城是也上古帝王之都為之其治百年葬衡山之

墟淡鳩氏人臣故齊止言建國

陽是以謂祝融峰也衡山記云祝融託其陰非也今

楚靈時山崩豕毀得管丘九頭圖焉荆州記云衡山

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故思玄賦有類衡阿賸有黎圮

道書以為

即老子說

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未有嗜欲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

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

洽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道書以為

即老子說

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未有嗜欲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

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

洽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道書以為

即老子說

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未有嗜欲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

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

洽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道書以為

即老子說

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未有嗜欲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

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

洽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道書以為

即老子說

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未有嗜欲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

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

洽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道書以為

即老子說

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未有嗜欲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

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

洽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界

至炎風之野赤

帝祝融之所司

祝

融亦號

亦帝也

道書以為

即老子說

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

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

於是聽

古非帝王不作

樂孝經五行鈞

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

見白虎通義及

諸樂緯其義通

也

淮南子云南方

之極自北方之

路身
前紀卷八
顯帝之後黎爲祝融惟莊子以祝融氏與伏羲神農
赫胥同辭白虎通既依史記遂以羲農祝融爲三皇
至論五行則又以祝融爲南方之神初非通論此梁
碑以祝融爲祝誦而介於羲農之間白虎之說也

贊 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弇州
之聲庸致樂歌樂希屬續是爲祝飶以諧人神以通
倫類順火開祥肇稱炎帝承師毓德三綱以平萬物
自若天衢總清

爲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爲備矣樂者治之至也
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湛然中足
不自外入一蔽於物則侵淫畔肆滑喪其天以至
窮人之欲而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
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五綦六鑿壞之于外
無以爲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
天和而作爲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
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
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
之容也臧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
氣歎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
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人臧
其心不可測度而憂喜忿鬱感發於外者有不可
得而抑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律小

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
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矣隨之
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
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龢日以積而乖
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怫戾之氣泯五官七體
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
相齟而不相倍詩以志之書以著之易以通之禮
以體之春秋以守之本末相從五者備道故得陰
陽序次聲動氣隨而物備而樂成矣情深而文明
德盛而化神墮螭旁魄颯颯驛驛而庶物之露生
天地之德產莫不誘然皆作動盪血脉流通精神
浹於骨髓之間而固其肌膚之會鼓舞品彙陶冶
姓族而不自知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龢
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龢而與天地八
方之氣相爲流通者也人爲之主而情爲之本律
爲之用而器爲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爲之用金石
絲竹陶匏革木則所以爲之居也陞歌下筦貴人
聲也歌鍾在左歌磬在右人聲之依也而五聲以
爲之侑官肩信而侑意徵肩禮而侑神錄肩仁而

侂魂商肩義而侂魄羽肩智而侂志宮弘以舒徵
貶以疾隸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
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隸變隸生宮而五音
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
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鍾者
律之本而中正者歷之原也在律爲聲在歷爲氣
以故律歷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
以故黃鍾之律本於三寸三呂之爲三十有六三
律之爲四十有二而黃鍾之本立矣六始爲律六
間爲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復
六陰乘位而始於姤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巳
而位亥坤位申而卦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
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該於亥是故亥爲陽月水
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蓂皆自始矣乾爲大赤坤爲
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核于亥
根于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于乾而三白生
乾坤媿于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
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旣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
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
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 奏黃鍾歌太呂

奏大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炭度晷景
候鍾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
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生相化輕者甞之重
者濂之畸者我之譌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四
治之難去矣體用相權彌綸布摠于以退乎不正
之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
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飀而寒谷春生徵動羽
而霜雹夏苓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聲生於日律
生於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八卦納甲而土日通
焉五子居律而八卦隱焉是故以聲召氣以律定
曆取八方之全聲而寓之八方之全器于以察天
地之飀命乖別之妖而敵情之勝負馬步之多少
悉未逆而知之同聲相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
而音尚宮武王徯紂之必敗南風委而死聲至師
曠必楚之無功七六之絲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
之管來而八方之風至克之者足以移民風而化
民俗聞之者有以攷其德而知其治英莖弗得弗
諧雲咸弗得弗飀淵韶弗得弗備漢武弗得弗古
探五行之妙用竭萬物之英華著其素而直其情
以之節事而治容徹志之孛解心之繆去德之素

達道之塞是以陽不究而陰不密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貌正而氣得
氣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齊色齊而天下化空窾之
窒厝胃之伏關鬲之擬渾涵冰結之處隨其元而
克之無細微之不入七始既定九奏具成至於鳥
獸之聲猶悉關於樂律大昭小鳴四時迭起而協
氣薰蒸嘉生殖祉地紀天瑞諸福之物皆不約而
自至若方諸之水圓鑿之火緣類而生有不期然
而然者又豈復歛歛衍鬱振窳竭怒之患哉祝誦
氏之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龢伏戲氏
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
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厲堯之章舜之
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
伏達人之慧而爲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龢
而已故清錄一奏而鳳凰翳日簫韶九成而百獸
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僞璞散而器而
人始狙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
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留意鐘鼓巢產之
聲綴兆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俶詭殊瑰爲彌
文煩飭而已籛邏鏜鎔進俯退俯欲其名龢氣而

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爲齊謳而希楚和吳
歛而幾越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奢魏福陳汰
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畱連荒亾之音作而君
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止煩等淫聲恟心
闐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爲燕氛
魄化魏土而淒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
弃父而變逆之音出於金石三綱淪六紀墜遯情
傷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祆沴災眚百疾俱起
而鼓師三飯寄遯河海至不可以爲國千鍾作大
呂鑄而內益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微焦
殺求其所謂一倡而三歎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
文俱泯人狃辭狎而聲匪純懿匏不成列舞不像
成陳鄭聲于楓庭陞胡部於堂上迎神帶邊曲宮
案次熊羆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熊
之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旣聲有餘於數則
更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
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留尺倚歌
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
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
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

起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鍾大
呂之聲商祿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
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中聲失則律無
當律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泯情文既
泯而旋宮之制迎氣之律其能以獨正乎是使後
世議者見先王之所以爲樂古猶今也陶匏革竹
之器搏拊戛擊之用古猶今也其所謂八風十二
律未必不與人齊而其所謂麟鳳龜龍其去人也
遠矣於是始疑先王之事爲是夸言蓋不知理之
宜然而無足怪者夫有恢蕩之音者有榮懷之慶
有蘇平之聲者有蕃殖之財淫厲而哀萬寶常所
以知隋之不久宮出不反王令言所以卜湯之無
迴宮離不屬商亂而暴而子憲識明皇之播宮不
召商祿與徵戾而嗣真明章懷之廢王仁裕耳黃
鍾有爭鬪之事裴知古聆廟樂當慶賜之行發於
其聲害於其政有不可而泯者是故龍舟五更之
聲作而國不可游胡戎無愁之曲作而君不可留
除愛水斷苦輪之歌奮而臺城没打沙鑼振銅鈸
之伎進而屈茨卹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
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發於蘄芴應於遐逝

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辟煩戾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衰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動不存乎體此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齟之感不載於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齟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鄭衛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異音音異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子之聽聲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戾已之志也天地之間溫乎其齟者無非樂也而得之者異取夷則之羽不興嘉慶之門黃鍾之宮不作庶人之室是故必有盛德斯有備聲必有大功斯可制樂此先王之所恃以禦也故有樂備制矣而德薄功小有不足以作者豈惟不足樂哉魯莊公國小鍾大而曹劌方請圖之齊相公謀以大鍾而鮑叔且以爲過况不有功者乎方晉侯之如宋也享以桑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至著雖而病卜之

崇在桑林及平公登施夷之臺欲作清隸師曠以爲黃帝所作今君德薄不足以作之臆臣請辭公弗聽作之飄瀑總至發屋亂豆平公恐伏晉國大早夫清隸非固能變而桑林非固真能崇也蓋先王所以持禮樂之分者甚急而不可亂故其衰也邦君諸侯一越用之則魄奪氣禡而不能以自止也故曰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次之以急急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矣癘病之生赤地之變將非恐懼之所致邪故樂之足恃也如此夫國有飢主不殮國有凍君不裘有九年之穡而後天子食備味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懸是故草木未若則不煩鐘鼓之聲文德未敷則不必干羽之容鐘鼓干羽固飭飭之具爾彼杜誥之所言張文收之所請唐太宗每折而不許者亦以謂百姓安樂則金石自暢樂在人飭有不在乎聲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復膠意於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飭氣不已勦乎夫絲固不足以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狴賓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於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

也其曰黃鍾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鍾未必果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詔其子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其弟三如干之銅三如干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鍾聲不同也而况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器數以爲正祗以惑也 崇寧之初魏漢津制指尺於是上悼忝之非度謀以聲而定律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瞽定律必攷中聲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真葭而上黨無真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雖然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神不易也黃帝伯禹冲正所合是故律度出而幽顯遂若以齊緯隋廣叔寶之徒度之固不能損荒陋而廣正之也鳳鳴岡衆鳥從鶴在陰其子和夫物固有有其方而智巧果敢不足以相賓有其情而皮毛色澤不足以相使者必也以仁爲恩使天下無不親以義爲理使天下無不宜殘虐暴橫不見乎其上憂愁忿鬱不

作乎其下黃沙息送元戎偃伯而士農工賈無或失所然後本之情性稽之度數脩六府餼三事以爲之理合生氣之餼道五常之行取仁義道德之端而倡之平澹恬愉之韻布揮而不拽幽昏而無聲以爲之用應之以人順之以天內以正其志外以達其情廣不容姦狹不留欲而邪污淫辟之氣無自而接上以著泰始下以善民心異文而合愛窮本而知變故攷之於文則文足論而不認發之於均則均足樂而不流聽斯喜喜斯暢暢斯達達斯反莫不鮮然寤犁然契舍其故而趣於新君子以益厚小人以無悔而治道達矣舉鼎移梁樂以邪歛春耕秋穫休以聆缶是故諸侯勤治息以鍾鼓卿大夫卷治息以竽瑟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固非有血氣者之所能也聖王豈固不爲樂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陞堂陞堂而樂闋入門金作以示情也陞歌清廟以示德也下管象武以示事也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重華聆鐘石而傳夏伊摯在樂音而歸亳朱干玉戚夏籥序興豈徒樂而已邪韶用於齊八佾舞於家庭世之人無或非之是徒

見聲音節奏之可樂而已至孔子則不忍見而聞之是蓋不徇其情不喪其心知其德之不有而作之不以禮也雖者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相爲辟公天子穆穆奚爲而起三家之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已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設錫虺而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宮懸而祭白牡此天子之禮子家駒之所以告也而昭公不知乃曰吾何僭然則臣下化之而動於惡何尤乎故禮也者樂之大本也豢豕爲醴非以賈禍也而獄訟以繁化蠶爲裕非以爲奪也而鉗鈇益衆是故鐘鼓誠設籩豆有踐而百拜之不至則寧酸而不飲十獻之不至則寧乾而不品酒酣耳熱拔劍擊柱安知天子之尊躄脚弄目筋斗裸逐夫又安知名教之樂邪當此之時而樂幾禍矣是故君子窮其起謹其示哀樂之分必以禮終教訓正俗必以禮成必禮先備而後樂之文得而舉故禮者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勝數也禮作乎外而主乎內者也樂作乎內而動乎外者也禮以治外則見而知樂以反內則聞而知見而知者觀而化聞而知者感而化故禮樂者觀感之術而不可以偏廢也禮交動

乎上樂交作乎下而觀感之道得矣禮極中樂極
絳中絳之本率於吾心非假它求也亡國戮民惟
於吾心之所同然者不致察而後外此身以求禮
樂而禮樂益遠矣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
則亂成化不時爲無樂也男女無辨爲無禮也夏
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樂不及禮具而樂存也鯉趨
過庭訊以學禮而樂不告樂必夫自得也顏子爲
邦終之韶舞虞帝教胄先之典樂非無詩禮也立
於禮則成於樂矣樂需禮而立禮非樂不成是故
與世則禮樂之形實而人因器以達本世不足以
明道則禮樂之用爲虛文而人不足以化其上偏
禮恃樂傷天地損人民所以悖理而害政者至矣
王德不下通民欲不上達而欲人之興讓務本國
富家給是濁源而求清流雖十舜不能矣故曰節
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是何有司請定法筆削筆
削則削而至於禮樂則云不敢是敢於法殺人而
不敢於禮樂惠人也必以俎豆管籥之間小不備
絕而不事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此漢之禮
樂之所以爲可恨而張奮之所以自歎鬱可不懼
乎

路史第九卷

宋廬陵羅泌纂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昊英氏

昊英氏或曰子英

見三墳策皇辟云為太昊臣潛龍氏作甲曆者妄也

昔者昊

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

不麇不卵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

階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新之世也

見商子

後有昊氏

風俗通云昊英氏後有昊氏而氏譜昊氏出自少昊夫氏姓重出亦多有之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為賀來

本邾後而來繼亦爲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于衛孔張出于鄭陳又有孔寧齊有孔融孫氏晉出而一出于商一出于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子南周楚之王孫旣異於衛秦宋之巫臣復別於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蕩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層出不不可不致也

太上無名其次有爲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爲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也有爲皆善而孰爲善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何竭竭然擊鼓而求亾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爲也有心則僞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壑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嘍之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顙於是反累裡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爲儉非爲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興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亾不至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爲觀美也彼藏千金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滿也况于親伏羲人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

死借用槨豈固是彌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衾三領窾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遽蔭以歛餘壤爲垆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也下銅三泉上涇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動一國屬脩士脩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以晝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竣若無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啟以刑餘罪人喪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專其親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爲其道也惡足以爲儉中古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璣歛而孔子麗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克猶欲明死者無知以隆泊葬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內不在乎其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徇外而反卑之也且休戒塗鬣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繇余窮邦之陋風葦戶不扉蓋茨不翦此楚之交子

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衣裳幅
邃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
衆星之拱極舜游巖廊之上被袵衣鼓五絃繪日
月於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聞鑾和
動有環佩步趨中於莖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
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欲塗髹而休
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
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
飭玉坐設章容黼屨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
乘大路越席以養安載皐芷以養息錯衡以養目
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輓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
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亾
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
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髹而不敢信不然矣
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
品而汚世之人不通於禮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
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爲圉隸監
門之奉亦難乎爲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
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爲儉
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

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為而况唐虞與有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窟
夏則居曾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擗菘稂
以為薦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天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
而廬緝糴而扉填塗茨翳以違其高卑之患而違風
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
禮運所言有巢氏在遂人氏之前六韜所叙乃吳英氏之後有巢也而汲書所說有巢氏為在夏商間故外紀云非人皇後有巢氏也
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
河圖云有巢氏王天下也駕六龍飛麟從日月號古

皇氏龜龍効圖書昇於是文成而天下治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圖書

聖人出世之符也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名畫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巢遂以來皆有之迹映乎瑤鈴事傳乎金冊及包義發於榮河而典籍圖畫萌矣鄭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語言以吉
王者其為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

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責任之專而不享欲削
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
見汲冢書或以為夏商之間特起於一方者蓋

其後居于壘及盤領
彌屬益部盤領在長安三秦記云長安城有平原數百里無山

川湖水民尚井汲巢居地多井深者五十丈今興平始平原也故杜甫云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璞俗坦然心神舒乃五盤嶺也王康琚亦云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蓋有巢之遺化也夫鳥能巢蟲

能穴天地而來至今如此後有巢氏巢父友許繇樊

性不變也人何惟不然哉豎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道之父適聞之洗

耳於頰豎方飲其牛乃毆而還朝見之也繇居箕山今山下有牽牛墟穎

水續泉及樊父還牛處石上牛迹存焉而穎昌有巢父臺許繇臺而臨汝有巢父井二臺在陽翟東十五

臨穎水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聞堯禪繇曰何不

隱汝光而見若身非吾友也擊而下之繇乃去之逸

士傳巢父聞堯禪繇繇不受逃之以為汗也乃洗耳

池賓樊豎方飲其牛乃驅去之耻牛飲其洗耳之下

流繇字武仲陽城槐里人豎字仲父巢父冢在登封

東南四十高一丈五尺古史攷云繇一號巢父非也

蓋因琴操言繇夏則居巢而繆之人表二人也

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

之家不滿於千金一命之士不登於三命繇庶而

止有不足者是故聖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厭

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於正在易之觀神道設

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

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

可樂之生而有軼軼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

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使下

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尚於祭祭祀之禮爵先盥
灌而後薦盥者敬之始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
物而盥無有焉觀盥而不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
是以有孚顒若無器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

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陽之事乎哉

陸希聲云

盥手酌鬯祭之始薦進獻熟祭之未灌鬯之時誠敬內克齋莊之容顯顯外見則與祭者皆觀感而化矣儀禮正義作不觀薦非不薦也不觀薦爾初六童子之觀不見宗廟之美所觀者小故小大吉九二闕觀不見其全女人之事若達人則大觀矣九三觀我生自觀也九五觀我生謂天下之人觀我也上九觀其生觀五也九三觀我不如無生自我欲未失上九觀五志有未平故君子無咎五雖中正觀之于民然三上伺我故亦君子斯可無咎

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

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臨三陽上長泰四陽

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

姤二陰上長遁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

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述君子姤遁

否剝各戒小人而觀之豕有不言焉觀八月之卦

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

八月有凶是戒禍於微而防患於未朕也瓜硤弱

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者也杞包于瓜漸引

上也乾中姤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

得亡喪乎自九二喪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

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

者也故曰利用于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

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

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

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

繼而後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故初六曰龍

化于地或潛于窪茲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易中姤初

爻所謂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故明之以女焉

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日龍潛于神復以存

神淵兮無眡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也連山復反初爻

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

為也君子之道始於復而成於泰泰而臨臨而復

則能見天地之心矣三卦見上經反而逆復泰而不復則薦

之大壯乃決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

又不能決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

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於姤而成於否上二卦見下經

自是而退則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

至于觀而利賓于王此觀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

以觀我生而進退也孔子以三陰始否於上經次以四陰之觀乃次以五陰之

剥而下經則自二陰之遯而次以一陰之姤而反接六陰之坤與堯曆先天圖不同以明用也

且姤與遁否小人道長而莫之止者也非不之止

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

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又能觀我

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止

則進而至于剥矣剥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之以復戲禮農災禮黃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故上七日數窮致剥而終象曰致剥而終亦不知變也連山剥上爻辭夫小人之爲剥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也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頽上失其道此剥之所以起也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剥之進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職况斯弘不災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於姤初庸主猶忘於剥廬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災矣泰早乎聖人之於易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樽者也其所以加乎爾者特泐隙而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無隙之可泐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正觀天下疇克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於剥者其惟有巢氏乎豈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闕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羣陰閔曷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

盛夏而疢痄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

羣生令曰來陰士達似是不達之訛然樂錄都于朱

故號曰朱襄氏朱或作株劉昭云陳留株邑朱襄氏

史攷亦云陳之秋邑朱襄氏之邑攷之范志秋當作

株即朱也按即陳之株野寰宇記柘城為朱襄氏之

邑柘故城在後有朱襄氏邵氏姓解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

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

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

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

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

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

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

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

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

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毗則寒暑不成而

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

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

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

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歟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墮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闕人

既鬱於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腿人之生也天地合其氣萬物資其用氣以

形運是故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闕處於頭則為腫為風處於耳則為竭為聾處目則為蔑為

盲處鼻則為魘為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蹙為痿然亦係於上之人是以太平之世疵癘不行衰

亂之時穢鬼交作子華子曰亂世之人長短頡頏百疾俱起民多疾癘道多祿襍盲禿偃庭萬怪皆生之

謂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

道之是謂大舞見呂氏春秋孟頽帝王統錄云陰康

舞亦見教坊記云次葛天非也治于華原葬浮肺山之陰驪山也亦

志今後有陰氏風俗露氏陰氏見姓纂古姓書作露

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注云陶唐當作陰康蓋以

呂覽訛作陶唐乃字畫之轉誤故劉歆七略叙云古

之誤以為典以陶為陰正謂此也外紀云筋骨

而不達堯作為舞以宣導之蓋因呂覽誤本失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

過而不悔當而不愉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

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白不刑於心而漸毒

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太平鳳

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

天禪云云以復墜仿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見

管

子大戴禮史記後有懷氏無懷氏纂姓

贊 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其其食而重其生形有
動作心無好惡彘犬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
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
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
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
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
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
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

之禮不章蓋難言之見大戴禮孔子之言惟出於此或疑六經中無問答封禪

者大抵無所事此則其禮不講封禪之禮惟起國之君得行世所不知孔子之時天命未改宜問之所不及大戴之說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昭穆

邊豆之品或人亦能知之非特孔子今截然曰不知者不可說也一纔及禘之說則魯之非禮便不可逃於大地之間故不知者是非也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明則在禮樂幽則鬼神禮樂鬼神能制禮樂而不達於人情治道者朝踐之前

以素惟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為貴君臣之事豈惟聖人惟能享帝以其盡人道而與帝同

德孝子惟能享親以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知禘之說則諸侯尊王大夫尊君君臣之義明民無犯上天下可運於掌矣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中庸兼郊社禘嘗言之其義一也云禘大祀其義眾非其說

子張問十世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何獨於禘而不

知哉直不欲觀之爾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而以禘

言也灌者求神之始也既灌則別尊卑分昭穆而

不欲觀者以其逆也夫自灌已不欲觀則自始至

終皆不是矣豈一二小節之云哉始其游觀而歎

說者顧以為歎魯蓋以其荅言偃者知之杞之郊

禹也宋之郊契也是二王之後天子之事守也魯

也周公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不足質也不

其衰矣足質者文獻不足故也文者夏時之類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如有用我則吾能質之矣故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而不得致也聖

之道建之天地而不悖致之三王而不繆於禮何

疑而不足質者質證也無證人不信不信人不從

杞宋之禮文獻既不足與明魯又借差而不足觀

致之前世已如彼質之當今又如此事可知矣按

禮運亦言杞宋而中庸惟言杞不足質至學商禮

則有宋存者子長居宋冠章甫則夫子之從商可

知蓋觀道則皆不足學禮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

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

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

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於泰山武王

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埋於

泰圻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

禪之事也大抵封禪一代惟一行之必創業興統

薦之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湯行之周有天下八

百年惟成王行之有其功而無其應有其應而無

其時皆所不行太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

史公之論未悉也而又初載之狩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為盛矣

柴燎今世之焚香也至岱宗柴餘岳則惟望秩且

初載之巡行之自後五載之巡不復封禪然燔柴

望秩之禮所不廢也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

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咎陶用之而

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山子曰

惡呼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於

季氏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士祭其先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

山川夫猶士庶人不得祭他人之祖於家也泰山

歷代帝王望祀之所也魯之祭之因境內也季氏

旅焉要福而已魯不知祭所當祭乃可得為福冉

求為季氏家臣季氏僭禮夫子欲求救之非救季

氏僭禮也必求之力可以救而求不領遽曰不能

故子不之復語惟歎泰山魯不如林放若曰泰山

有神其知禮也必不至林放之不如季氏之祭必

將吐之不惟以此意望之於神蓋禮之本者已不

各

禮

禮

禮

禮

旅則四望預矣故四望山川不設皇邸不用金版
兩主有邸而已禮書例以為大故之祭則非也魯
既非禮陪臣復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
僭之如禮何

封禪秦穆公九年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

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戲氏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

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

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

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

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

後得封禪袁準正論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
不得有異會稽可禪是四岳皆可禪也

洛陽天地之合嵩高天地之中然則今
處天地之中告於嵩高可也不必泰山公曰寡人

東救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

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荆冷支破屠何西拘

秦夏涉鳴沙收西虞方舟投柎而浮于沛東馬句

車越太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柯賧不庾至邵陵

陞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康天下三代受命

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鄩上之黍

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

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翊之鳥然後物有

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鳴梟比至

嘉穀不生而藜莠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
 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
 安冉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為其有顛
 溺也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
 之故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

封禪天子之事也王
 妥古今通論云泰山

上為天門地戶戶為明堂聖帝受天宮之宮也王
 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到泰山刻
 石紀號仲蓋不欲
 明言而託辭爾 惡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

下可以為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

勢不可行也

先王所作相時而動不可以常情執
 方觀之時則以省方觀民設教至復
 之世則尚旅不行后不省方蓋在
 復猶有難復而省方則或剝也 古禮之名存者

惟封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為封禪太史公自

以不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遷返使適遭河洛

把腕啜清直以不得從行為命誠以希闊之不可

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弃灰卑

官室而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

木不呈材舞干羽而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謗木而

不至誹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顓嚳之為使天下

之人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為君然後備菹楛

飭蒲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

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非也



